

【中原访谈录】

“画山水，有‘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画家的可贵之处就是创造‘有我之境’。我画的，是有着我的情感认知的胸中丘壑、心中河山。”



谢冰毅：画我河山

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张子明 董黎

核心提示

他长于中国山水画。北京人民大会堂壁画《嵩门待月》《大河惊涛图》皆出其手，中南海紫光阁巨幅画作《大河秋涛图》为其所绘，1900年至2000年百年中国画回顾展中独居一席，代表作由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搭载上天……而中原山水，滔滔黄河，巍巍太行……永远是他画中的“主角”。大笔如椽，山河我画；倾其半生，画我河山。



为山河立传 与时代同行 为人民放歌

谢冰毅对北方山水的喜爱，是骨子里的。他第一次去华山写生时，还很年轻，当时是河南大学美术系学生。“那是大学放假的时候，”他说：“我和几个同学去华山写生，当时条件很苦，没几天他们就撤了。我没走，独自在山顶上的石洞里，啃着馒头，喝白开水，晚上有很多蚊虫叮咬，还很难受，没丁点儿娱乐，我在那里待了20多天。中间也想过要放弃，特别是看到山下的火车站，车辆穿梭，灯光点点，真的是很想回家，不过我还是坚持了下来。等积累了一大摞画稿回学校展出时，在大家的赞许声中，我感到了一种别样的充实。”

回忆这段经历，他有点轻描淡写，而他的朋友、篆刻家赵强却爆料了很多细节：“20多天啊，他白天顶着太阳坐在山顶上，一画就是几个小时，晚上才觉得背上火辣辣的疼，反手一摸竟能摸掉晒脱的皮。夜里他住在潮冷的山洞里，为了躲避成群的蚊子，只能穿上雨衣，还得扎紧袖口，免得蚊子从袖口钻进来。闷得难受实在睡不着了，就干脆坐在洞口看星星。那次，一个巡山的人听到声音往洞里看，正看到他黑黢黢地坐在洞口，吓得人家大叫跑走，他却自我解嘲地嘿嘿直笑！”赵强说的这些苦累，谢冰毅无意再提起，但他特别提到了那次华山之行的另一个故事。

那天，他仍是手不停笔地在山顶写生，陆续登上山顶的游人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他身后，看他画画。不知过了多久，当他画完起身的时候，才发现原本放在身边的干馍、咸菜被悄悄换掉，身后摆满了游客们默默留给他的苹果、饼干、罐头……他感动得落泪了，顺着山梁往下跑，追着那些走远的、在夕阳下已变得很小的游客身影，挥臂双臂，大声呼喊：“谢谢啦！我一定会画好山水，一定要成为你们喜欢的画家！”空谷回音，响彻大山……为壮美山河泼墨敷彩，为万古涛声倾心运笔，深情表现那千沟万壑、绵延不绝的山川厚土，这种情感，也许

从那时起就已深植其心。《长风吹取三山春》《千里浩然风》《河声入海遥》……一幅幅从谢冰毅手中诞生的作品，因此张张扬扬气格正大、蕴蓄深厚、抒写时代、拥抱生活的中原画风。河南省书画院专业美术评论家郑志刚作《观谢冰毅山水歌》曰：“宁费纸笔十万担，不负万水千山情。”有评论说，取法高难的山水画家，都有自觉为祖国山河立传的抱负和雄心。作为职业的院派画家，谢冰毅北方山河巨作所表现的民族精神和地域风格，总是酣畅淋漓。而画界共知的是，“山水”、“河山”在我国传统观念中就是祖国的象征，它的内涵，要比西方的风景画概念大得多。

记者手记

初识谢冰毅，颇感高冷。我们第一次去见他，正赶上地方电视台的记者架着几台摄像机采访他，两个明显提前做了功课的美女主持轮番上阵，仍被他的屡屡否定和不时反问弄得人仰马翻。但在这样的否定和反问里，他还是自有逻辑、要言不烦地道出了独到的艺术见解。

显然，他不是记者喜欢的“很乖”的采访对象，似乎记者提出的很多问题都不是他想说的、值得说的、有什么可说的。他从不娓娓道来，问一答十，虽然时有妙语，诙谐幽默；他从不觉得自己恰当大书一笔，虽然他已堪为河南书画界的当家老生；他从不自卑，乐道所成，虽然十年一剑，已磨砺成锋……

他如万花镜中的物象一般，稍动视面，镜像就别有不同——

一个非典型诗人，一个典型画家。

他说中国画是诗画不分的，没有深厚的诗词功底，难成妙笔。诗里即有画，画里必有诗。他的《杜甫诗意图》《静听松籁鸣》《山中一夜雨》《万里清秋图》等皆是。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诗人张爱萍笑称：“他哪里只是个画家啊，他才是个诗人呢！”

一个非典型时尚feeling，一个典型风雅派。

他喜欢周杰伦，居然。准确地说，他喜欢周杰伦唱出来的方文山，这让他有了更多的时尚feeling，除他经常系的那条有英格朗格子味道的围巾之外，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比较魔幻的、富有联想的境界。

他能随口哼唱出诸如“用书法书朝代，内力传开，豪气挥正骨，给一拳对白”之类的“方周体”歌词，更能以古典的风雅做派信手拈来一首诗词：岁寒时节相约，冷眼笑冰霜。天地一段奇缘，相约归大荒。那年北风正紧，雪白竹梅黄……

他觉得，但凡艺术，不管歌与词，无论诗与画，只有打动你的，才是好的。

我手画我心 师古师心师自然 恋山恋水恋中原

痴迷水墨丹青，于谢冰毅，也是骨子里的。11世纪的北宋盛世，是传统山水画的高峰时期，汴京一带成为绘画艺术中心，宫廷画院内外，以山水画知名的画家，可谓万方辐辏，星河灿烂。开封相国寺附近的宋代药铺门上，因有当时被誉为“古今第一”的画家李成的山水壁画，被人们艳羡地称作“山水宋家”。及至12世纪初，东京梦华，百年不衰。汴梁十几里繁华盛景，让当时游学京师的“北漂”画家张择端叹为观止。于是他一展长画卷，挥斥八尺，绘就了那幅风俗山水画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先是汴京近郊，农舍田畴，有往城内送炭的毛驴驮队；渐次柳树成丛，行人往来，有踏青归来的轿乘行旅；其后汴河漕船，或停或往，一派繁忙景象；再后市井街道，茶坊酒肆，各色人络绎不绝……

千年之后，谢冰毅出生于开封这座被书画艺术浸润的汴梁古城——穿越梦里山水，不知谁家画笔。他对翰墨丹青的迷恋，更像是与生俱来的。谢冰毅只记得从小就喜欢看画：“简直像仙境一般，似在现实之中，又游离于现实之外。”对于这座生养他的古城，开封在谢冰毅的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小时候相国寺里各种各样的画摊、字画店、说书的、耍把式的热闹非凡，潘杨二湖映照着夕阳，真是如诗如画。”他醉心于这里的深厚文化，痴迷于千年传承的书画艺术，少从学者武慕姚习诗文、书法，拜名家叶桐轩、贺志伊为师，学习中国画。“文革”后考入河南大学美术系，系统学习了中国画的理论与技法。毕业后精研传统山水，取法宋元诸家，人称其画有“宋人格律，元人笔意”。

之后如痴如醉的实地写生，更磨砺了他的笔力和诗画表现力。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张爱萍说起某一年春节与谢冰毅结伴采风经历：“我们几个一路西行，用了12天骑行到西安，回来时都选择了坐火车，只有谢哥一个人坚持骑行。他从黄河北岸，经王屋山，扛着自行车翻过了中条山的沟沟坎坎，那一路又让他得到了比我们更多的感悟。”谢冰毅承认：“是的，写生是汲取大自然精华的很重要的步骤。其间无论是顶风冒雪，还是攀山越岭，所经受

的种种苦难和艰辛，现在想来都是值得的。”他幸福于那些所见：“很多风物至今还在眼前盘旋、晃动，成为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八上华山、六走黄河、七登太行的写生历程，使他的作品贴上了鲜明的谢氏符号。正如谢冰毅自言：“画山水，有‘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画家的可贵之处就是创造‘有我之境’。我画的，是有着我的情感认知的胸中丘壑、心中河山。”他画中的博大气势、丰富的丘壑变化、厚重而具有表现力的笔墨语言，让人很容易想起千年前的宋人画艺——师法造化，中得心源，以气韵取胜山川精神，以情怀映照浑厚苍茫的那一派水墨气象。

汴梁有八友 临清流而濯足 向城西以寻君

得宋画遗风，更重先贤修学，谢冰毅觉得，不仅要师前人之技，更要师前人之心。他在重读苏轼之后写道：“二三好友，时相往还，或吟诗，或作画，或临清流而濯足，或迎风而长啸……”那诗画酬唱的雅集让他敬慕，于是也有了他在汴梁的“八友”——翰墨结缘的八条开封汉子，以年庚为序：田青刚、尚仁义、徐守义、白恩亮、董育中、谢冰毅、张近生、王云铎，他们30年来，共守砚田，笔耕不辍，相互砥砺，孜孜同进。其中稍长于谢冰毅的书画家董育中笑谈：“多年前有人问我认不认识冰毅，我们一起在开封长大的嘛，我就

说，那不是我前院的小孩儿吗？当然，现在他蜚声画坛，此小孩儿已非彼小孩儿矣！”八友中行四的白恩亮是河南省美协会员、中国花鸟画画家，他神侃了一段八友趣事：2009年夏，开封无同轩，大家一起喝茶，商议联办画展之事。兴浓之时，有人提议合画一张画。谢冰毅开笔便画了一块顶天立地的巨石，众人无不瞠目，这与构图计划不合啊，大家一时为之敛手，但稍息片刻，尚仁义走到画案边，运笔如风画了两朵牡丹。徐守义也端着墨盘跑到画案另一端画荷。田青刚在牡丹花下默不作声地画了一株菊花。白恩亮一

看，赶快画他计划中的迎春。董育中接着抢过来，在他的迎春花上边大笔画了一枝山茶花。张近生急了，跑到画案那边，倒着笔走龙蛇画松树。王云铎掂着笔跑来跑去，不断地补笔添墨。白恩亮画完迎春花后，发现画面的左边还有一块空缺，不假思索地顺手画了一枝梅花……一时间，人动如穿梭，笔走似乱箭。大家都想：画坏了吧？因为，没几个人按预先的计划来！但当把画伸展了，远远一看，奇了，竟很不错，汴梁八友心有灵犀！只是石头上还差点什么，尚仁义挥笔又画了一只八哥，田青刚脱口诠释：“八哥，咱正好是八个哥们！”

画毕，好不快哉！大家跑到刘亭公园去游湖行舟，谢冰毅拉着二胡，大伙没腔没调地跟着狂吼，一任歌声在湖上飘荡。过后，白恩亮写诗，张近生唱和，记叙了这次雅集。画家必是有情的人，谢冰毅坦此心迹：“你的年龄可以变老，你的身躯可以变老，但是你的思想不能变老，情感不能变老，不然，你怎么画出让人感动的画？”老师贺志伊先生晚年病笃，他绕城半匝为其捉甲虫以作药引。去年新春，他亲填一阙贺年词寄情亲朋：砚边岁短，湖山影长，经春历冬。写几片云，写几阵雨，写几段情……

精卫之填海 八千里路云和月 行者无疆志如铁

是因为每一幅画都渗透了感情，人们总从谢冰毅反复描绘的巍巍太行中，感觉到弥漫于中原大地的一种文化、一种人格力量；从他的“黄河系列”中，体悟到汹涌澎湃的涛声所鼓荡着的民族情怀。这些黄钟大吕式的代表作，正是谢冰毅作品高蹈画界的魅力和价值，更是中原画派卓然屹立的大美艺术。但是每当有记者问他，哪幅画是你最满意的作品呢？他都毫不迟疑地回答没有：“在绘画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有十年面壁的苦功。”从华山写生“荒洞夜栖猿为邻，水冷饿干对万壑”的年轻时代，到如今“关河路迢，四十载，仍在途中”的花甲

之年，谢冰毅不敢妄称成熟，而是保持着“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创作惯性，他认为，这种惯性就是一个画家的造血干细胞：“不能靠冥想出灵感，得下苦功夫。我需要提炼、再提炼。”他不唯研画，也读诗书，兼攻音乐，旁征博考，深潜触类旁通的道理：“他们之间有相通的地方，我在其他学习中琢磨到的想法，很多时候可以用到画面上。”汴梁八友中的董育中对此叹服，他讲了那年春节聚会酒席上的一段轶事：那次聚了十来个朋友吧，大家都用猜谜行酒，冰毅独选了旁边书架上一套三本的唐诗集为筹令——每人可以从三本唐诗中任选一篇，提第一句，他接背全诗，若背不上来，就认罚一杯。结

果大家摆开车轮阵，却难不倒他，无论选哪一首，他都对背如流。眼见十多个人都不能让他败下酒阵，白恩亮故意翻到了一首冷僻诗，还“使坏”地报上最后一句冒充第一句，终于“卡住”了这位“常胜将军”，冰毅虚心认输：“看来，我还是学得不够，要继续努力啊！”说罢仰脖一饮而尽，就在酒酣下肚的瞬间，冰毅突然回过神来，对白恩亮说：“要赖了啊，你提的是最后一句！”接着他把这首诗正背一遍，一字不差！但谢冰毅似乎对自己从不满意，他不断地读书、吟诗、作画、教书课徒。每周五都从温县赶来听课的书画家朱砚春评价老师：“他一直无偿地指

点我们，坐下来一说就是好几个小时，看到我们有进步的地方，他会激动得站起来。在我们眼中，他是大师，但他不但没有大师的架子，还对我们这些学生毫无保留。”而谢冰毅说自己也是学生：“对艺术的渴望从没减退，我还在跋涉、爬坡，是个在路上的人。”以精卫填海的故事为喻，他敬佩那只为了一个哪怕不能实现的理想，也要倾尽全力，甚至生命的鸟儿，自认就是那个在浩瀚无涯的艺术大海上，不停地搬运着石头的“精卫鸟”。为了高远而永无止境的艺术理想，他说他不会停止每一次搬运，不会放弃每一块石头。



开篇的话

有人说，他是“中原山水第一人”。他说他不是：“这个称呼不敢当，我不是什么第一人，艺术上没有第一，只有受众多少的问题，并且受众还不是固定不变的。画画不能有太多名利心。”有人说，他是河南山水画界的领军人物。他说他不是：“何以见得？想领军就能领军吗？是否领军，要让历史去评判，要看你的创作在美术史上所做的贡献。”有人说，他是北派山水的代表画家。他说他不是：“我是多以北方山水为题材，画风却如南宗山水所提倡的，力图讲究笔墨韵味和情感意境。比如，我画太行山，笔力所及，想要表现的是一种伟岸磊落的情怀。”他用画笔中的山水意象，赞颂与山河岁月同在的中原人民，讴歌萦绕于大山大河的民族魂魄。画我河山，恰此真谛。他是谢冰毅，河南开封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河南省书画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